

杨慧清 著

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

东北烽火

(二)

——抗日联军抗战纪实



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

东北烽火

——（抗联）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杨慧清 著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9 号

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

东北烽火

(二)

——抗日联军抗战纪实

杨慧清 著

责任编辑 刘晓敏

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照排

河南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6 3.5 印张 2 插页 118 千字

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定价:3.95 元

ISBI-81041-191-8/K·161

8. 抗联英豪

1936年2月初，镜泊湖山区一条通往南湖头方向的山路上，走来一位陌生人。他，留着又黑又浓的短胡髭，头戴猫皮三耳帽，身穿布棉袍，脚登牛皮靴。不知道的人，还以为人他是一个老山货商，其实他才只有27岁，是刚从苏联回来的东满特委书记、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委员魏拯民。

1935年夏天，魏拯民被通知去莫斯科汇报工作，到那里后，正赶上7、8月份共产国际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。魏拯民看到了这次大会的盛况，还看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发表的《八一宣》，即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。

魏拯民兴奋极了，他没有料到，就在这有65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大会上，中国代表发言人向大会介绍了他所汇报的有关东北抗日的情况。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，就是号召各国共产党人建立法西斯统一战线。当中国发言人讲到一名日本士兵向中国游击队赠送一车子弹、并逐字宣读了这名日本士兵的遗书时，全场不少代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。当发言人提到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、赵尚志、周保中等人的名字时，会场爆发了久久的掌声。

魏拯民还见到了从关内去参加会议的代表，和正在莫斯科的陈云、潘汉年。从他们那里，魏拯民了解到，中共中央和红 军已过长征到达陕北；国民党驻苏武官邓文仪，根据蒋介石的安排，已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表示，想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合作抗日的事。

这一切一切，都使魏拯民感觉到东北抗日事业的伟大，也为自己是东北抗日最前线的一员而感到自豪。他恨不得马上就回到部队去，同战士们一起与敌拼杀。但是，眼下最重要的事情，是要让东北各地、各部队都了解新的方针政策和任务。

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，全世界人民都将要团结起来，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。中国人民也将在《八一宣言》指引下，组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。对东北来说，早从1933年一·二六指示”下发后，各地已开始联合抗日。眼下要做的，就是根据《八一宣言》的精神，将各抗日武装建制成抗日联军。临行前，魏拯民还听说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很快就要拟定、下发关于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文件，并要以东北抗日将领的名义，发表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。因此，魏拯民此刻正要顺路先到南湖头，去向驻在这里的五军军部传送关于建制抗日联军的事情。

夜深了，南湖头地区的山林里，寒风吹得树枝“吱吱”乱响，地上的雪被吹成细粉在周围无声地飞舞着。就在这时，密林深处一片一阔地带对面，五军主要领导人正在依山坡而建的木楞房子里，倾听着魏拯民从莫斯科带来的消息。

“太好了！”听说要建制抗联，五军军长周保中站起来，两只大手一拍，激动地说：“我们的军队本来就是联合军性

质的嘛！这样统一建制为“抗日联军”，我们在东北抗日武装，就更加整齐、壮观了！”

这位身材高大的五军领导，是云南白族人。他曾在大革命时期率领兵马参加北伐战争。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，曾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。1929年他被送到苏联学习军事，回国后正赶上“九·一八事变”，就很快被派到了东北。他所带领的这支军队，是从1932年底大批义勇军溃败开始，和其他同志一道，不断在吉东地区收拢吉林自卫军、救国军星散部队，又联合其他义勇军组建起来的。因此，中共中央要求建制抗联，他感觉这是水到渠成。

建制抗联开始了。

1936年2月下旬，周保中率领的“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”。首先改编为“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。”3月，王德林、魏拯民率领的“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”，改编为“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。”同月，李延禄所率第四军也改编为“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”。

不久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同年2月制定的《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》、和《东北抗日联军军队建制宣言》，相继传到东北各地，没有改编的部队，抽作战间隙，陆续改编。到1937年时，东北一共出现了11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。

这11个军除上述已经改编的3个军以外，第一军是由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第一军改编而成；第三军由赵尚志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而成；第六军由夏云杰、李兆麟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而成；第七军的前身是饶河反日游击队，它曾属于第四军第二师，1936

年11月，正式改编为抗联第七军。

第八军、第九军分别由谢文东部、李华堂部改编而成。

第十军的前身，是以汪雅臣为首的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“双龙队”。

第十一军的前身是以祁宝堂(后叫祁致中)为首的反日山林队“明山队”，先是改编为抗日联军独立师，后又正式改编为抗联第十一军。

抗联最兴盛时，兵力曾达到近5万人。

东北各抗日部队改编成统一的“抗日联军”，决不仅仅是名称的改换。它们从游击队、人民革命军，再到抗日联军，就好像一株株嫩芽，已经成为一棵棵粗壮的参天大树。没有固定的后方依托、毫无军备后援的艰苦环境，已把他们的磨炼成熟。也就在建制抗联这一时期，各部队都打了许多漂亮仗。“痛打邵本良”、“奇袭老钱柜”、“冰趟子”、“大盘道伏击战”、“攻袭依兰”、“二道林子遭遇战”、“夜袭汤原”等著名战斗，就发生在这一时期。

“痛打邵本良”是南满地区第一军进行的战斗。

邵本良是海龙县太平川人，胡子头出身，旧东北军的团长。“九·一八事变”后，邵本良投降日军，成了南满地区有名的汉奸。由于他甘心为日寇卖命，被日军封为伪军陆军少将，伪第一军管区司令部混成第六旅第七团团长的，临抚地区司令。一些人刁钻凶狠，嗜杀成性。但是，几年来他在与杨靖宇部的多次较量中，总是处于下风。1936年，他又接连遭到杨靖宇部的沉重打击。

1936年2月，一军军部通过内线人员，即邵本良的马夫，掌握了通化热河子邵本良团部的情况。27日夜半，杨

靖宇亲率一军教导团 150 人，在漆黑的夜色中，悄悄摸进热水河子敌中心炮楼，控制了全街。接着，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敌团部。抓获了正在熟睡的敌官兵。

这场夜袭，由于事先熟悉情况，并有内线的接应，轻而易举地生俘敌官兵 60 余其中有敌伪副团长杨某、副官刘某、日满殖产会社经理福岛力藏、伪税捐局主任、伪商务会长等生要人士。邵本良当夜不在团部，得以漏网。但他的团部被洗一空，使他在日军面前大失面子。

4 月初，一军主力在辑安县二道崴子与敌交战线，又取得胜利。15 分钟之内，毙伤日伪军 10 余人，俘虏 50 余人，缴获迫击炮一门，重机枪一挺，长短枪 60 余支，战马 30 余匹。

敌人接连受挫，十分恼怒。从 4 月中旬开始，邵本良奉命率兵千余，在 3 架飞机的配合下，尾随一军军队，日夜迫击，妄图把一军军部一口吃掉。

当时，杨靖宇所率部仅有教导团 100 多人的兵力。在敌人重兵追踪下，教导团与敌人巧妙周旋，牵着邵本良在通化、桓仁、兴京、宽甸等地，忽南忽北、忽东忽西地兜圈子。为了迷惑敌人，杨靖宇命令战士们不时地丢弃一些衣物、饭菜、碗筷之类东西，制造仓惶败退的假像。甚至还在路旁留下纸条说：

“老乡们，情况紧急，所借之物，无暇奉还，请你们自己认领吧！”

敌人信以为真，穷追不舍。而一军军部却一边诱敌追赶，一边从容与一师会合，壮大了力量。

4 月 30 日，历时 18 天，行程 1900 余里，一军部队来到

本溪县赛马集山区梨树甸子沟。这里山高路狭，人烟稀少。痛打追兵的时机来到了！杨靖宇司令部设下埋伏，布成口袋阵，静等邵本良入瓮。

下午，尾随而来的邵本良及其日本顾问英俊志雄所带先头部队，果然一头扎进了一军的口袋阵。杨靖宇一声令下：“打！”机枪、手枪、手榴弹，同时向敌人发起攻击，“缴枪不杀！”“优待俘虏！”的喊声，震撼山谷。

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，打垮了邵本良一个营，毙伤敌人80余人，俘敌10余人，缴获迫击炮1门，步枪100支，狡猾的邵本良，脚跟被打伤后，趁一师少年营下山缴枪之机，仓惶逃跑。

3个月之后，邵本良在沈阳养好了伤，带着日本主子给他的枪支、军饷、给养又返回八道江。抗日部队在其必经之地四道江附近，再次对他进行了伏击。吓破了胆的邵本良，一听枪声，拔腿就跑。在一户朝鲜人家，他抢了一件衣服，化装逃命。但是，从此以后，邵本良再也得不到日本人的信任了。不久，邵本良便被软禁、毒死，结束了他可耻的汉奸生涯。

老钱柜位于小兴安岭腹地、汤旺河中游，是伐木场把头为工人开支、放粮的地方。日寇占领汤原后，用重金收买了当地的于四炮等人，在这里建立了伪汤原县山林警察大队，并派驻7名日本人直接操纵、监督。几年来，他们在周围设卡加哨，抓劳工、征牲口，拼命为日本人盗伐木材。并仗着山道熟、枪法准，经常偷袭汤原抗日军民，给抗日游击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威胁。1936年春，为建立巩固的抗日后方基地，第六军奉命拔掉这个日伪据点。

3月的一个下午，雪后放晴，红日西斜。六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率领百余名奔袭队员，向汤旺河西岸奔去。

傍晚，暮色朦胧，奔袭队来到老钱柜伪山林警察大队的第一道卡子——查巴溪。卡外一片不大的空地上，两个敌哨兵斜靠在相距10余米的木桩上。卡内简陋的木房子里传来喝酒喧闹声。他们没有想到游击队会来。趁着暮色，奔袭队员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抓获了两名哨兵。紧接着，他们猛然冲进木屋子，一声“缴枪不杀！”俘虏了40多名伪军，其中包括伪山林警察大队中队长黄毛、丁山、张保安等人。

奔袭队顺利克服第一道卡子，并从俘虏口里了解到下一个卡子——南岔的情况。

夜幕笼罩着小兴安岭，冷雪覆盖的汤旺河床上，10多张马爬犁风驰电掣般向前疾进。奔袭队员们没有在查巴溪停留，正押着黄毛等人，向南岔奔去。

南岔卡子有五炮在那里。五炮真名叫宋喜斌，是于四炮的拜把子弟兄老五，打猎出身，枪法极准。他是老钱柜外围各卡的总负责人，实际上是山林警察大队的第二把手。这段时间，于四炮在汤原县城为儿子操办婚事，五炮不敢懈怠。当奔袭队前往南岔时，五炮也正在汤旺河床上巡逻。

正在疾行之中，雪光下前方有一团黑东西正在向这边滚动。什么东西？怎么办？李兆麟迅速作出判断，马上对着黄毛嘱咐了一番。

不大功夫，在前方约100多米的地方，那个黑团停了下来，是一张爬犁。

“什么人？”对方传来问话，同进传来扳动枪机、推弹上

膛的声音。

“是老五吗？我们是山下送粮食的。”这边黄毛应话。气氛缓和下来，双方开始靠近。

当双方接近的一刹那，突然，“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”奔袭队员们“唰”地一下冲上去，用枪顶住了五炮一行7人。

此时，五炮明白了一切。他看着周围，见随自己同来的6名警察已举起了双手，便也无奈地低下了脑袋。

奔袭队优待俘虏，真诚地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，提出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，使五炮等人深受感动。于是，五炮爽快地带领奔袭队，顺利地拿下了南岔营地。

夺得了敌人南岔营地后，奔袭队严密封锁消息，生火做饭，休整一天。因为次日还有500里的行程在等待着他们。

第二天凌晨3时，奔袭队的马爬犁即从南岔出发，向北急驶。晚上8时多，部队来到敌人的老巢——老钱柜。

老钱柜哨兵林立，设防坚固。但是由五炮上前答话迷惑敌人，奔袭队没有太费事，就拿下了老钱柜。

最后，奔袭队员们又来到离老钱柜十多里的地方。这里有一座雕刻精美的木质房子，日本指导官森山就住在这里。在俘虏的带领下，奔袭队员们绕过严密的岗哨，出其不意地来到森山面前。森山刚要抵抗，战士们一下子把他摔倒在通红的火炉上，接着甩手一枪，结束了这个日本侵略者的性命。

屋里枪一响，屋外四周就“乒乒叭叭”地打了起来。日本鬼子毕竟不少，不一会儿，顽抗的日本兵被一一击毙，其他的被俘虏。战斗胜利结束了。

这次战斗，六军奔袭队用两天两夜的时间，急行800余

里，夺取 5 个敌营地，击毙日寇 7 人，俘虏伪军 100 多人，彻底拔掉了老钱柜这个日伪据点，并缴获了大量的枪支、弹药、烟土、米面和衣物。不久，北满抗联在小兴安岭建立起了大大小小的密营、军干校、被服厂、军械所，甚至连北满临时省委也搬到了这里。

通北冰趟子战斗，是抗联第三军主力部队与敌人进行的一次战斗。

1936 年夏秋，由于抗联三、六军的配合作战，当地出现了很好的形势。他们开辟了以汤原太平川为中心、跨及汤原、依兰、桦川等县的广大游击区，建立了巩固的小兴安岭汤旺河根据地。日伪当局视此地为“北国国防上的心腹之患”，1936 年 10 月，开始了对以汤原、宾县、木兰、通河、依兰 5 县为中心的“大讨伐”。第三军主力为冲破敌人的“大讨伐”，向西部的铁力、海伦进军。

1936 年底，赵尚志所率部分西进部队 200 余人，来到通北冰趟子密营。刚一落脚，群众就来报告说：有 800 多名日伪军正要进山“讨伐”。

赵尚志听了报告，深感敌我力量对比悬殊，情况危急。但是，他又想，这里山沟狭窄，山沟里是一片冰川，沟两侧山林密布，如果抢先占领有利位置，必使敌人无用武之地。

分析透情况后，赵尚志即命令战士们埋伏起来，并派出一个班的兵力，到山口去引诱敌人。

山谷里战士迅速布置好了口袋阵。山口，10 余名战士边打边退，硬把敌人引了进来。

愚蠢的敌人一步一滑，只顾着向山谷里追击，没想到这

里抗联战士在“请君入瓮”。

“敌人进的差不多了。”赵尚志默默念叨着。

“打！”一声令下，手榴弹、机枪、步枪同时向敌人攻击，冰川里的敌人顿时乱作一团。他们有的被打死，有的趴在冰上不敢动弹，有的则偷偷地慢慢往回爬。

这场战斗，消灭敌人 300 余人，其中日本指挥官 7 人。

抗联第五军也与敌人在大盘道进行了一场战斗。

1936 年下半年，抗联第五军主力部队为冲破敌人对绥宁地区的“讨伐”，转移到中东路东段道北地区。到 1937 年初，五军主力部队已在依兰刁翎建立了后方基地和医院、服装厂、印刷所等后方机关。这期间，部队不断截击从刁翎过往于林口之间的敌人。

一日，军部接到情报：驻守刁翎的日军派出 300 余人去林口，现已开始向当地居民索取马爬犁。经研究，军部决定在大盘道消灭这股日军。

1 月 27 日夜，第五军副军长柴世荣率第三师第五团、军部警卫营、青年义勇军和妇女团，自徐家屯出发，向离这里不远的大盘道开进。

东方发白时，部队来到大盘道村庄旁边的公路上，这是刁翎日军去林口的必经之地。战士们按照要求，迅速在公路两旁的柳条通里、山坡上和附近的哈蟆塘山上埋伏起来。

腊月天气，冷风透骨。战士们为消灭日军，趴在厚厚的雪地上，耐心地等待着敌人的到来。

中午时分，随着由远而近的“吱吱”、“唰唰”的声音，鬼子的一张张爬犁开始出现，并陆续进入五军的埋伏圈。

“叭！叭！叭！”指挥部进攻的枪声响了，雨点般的子弹随即从公路两旁射出，公路上鬼子的马爬犁前碰后撞，人仰马翻。一阵密集的火力之后，战士们冲上了公路。鬼子刚刚进入抵抗状态，寒光闪闪的刺刀已经对准了他们。

月黑头，云彩低，抗联下山来杀敌。使个调虎离山计，鬼子掉进陷阱里。打死的，抓活的，一个鬼子也没回去。

一个下午的激战，去林口的这 300 余名日军，全部被消灭。天黑时分，战士们坐着缴获的 28 张马爬犁，满载各种战利品，唱着胜利的歌曲，进入战场附近的大盘道村。

攻袭依兰，是抗联第三、四、五、八、九各军联合进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攻坚战斗。

依兰是哈尔滨东部、松花江下游的一座著名古城，是日伪在下江地区的军事物资集结地。1936 年秋冬以来，抗联第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八、九军，以及独立师、救世军，皆活动在这一带。与此同时，日伪也加紧了对这一带的进攻。为了加强各部之间的团结和行动上的协同一致，1937 年 2 月 21 日，各部队在第九军方正县洼洪河召开了会议。当时，日军正在这一带推行“集团部落制”，进行“坚壁清野”和“经济封锁”。为了阻击日军这些活动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，破坏日伪统治机关，会议决定抗联第三、四、五、八、九各军，于 3 月间联合攻打依兰县城，由第九军军长李华堂、第五军军长周保中担任攻城总指挥。

这是抗联自成立以来一次规模较大的联合作战，投入兵力约 760 人。

自 3 月 10 日起，各军攻城部队进入战前准备。

17日，周保中正式下达作战命令，并进行了具体部署。

19日，各攻城部队分别进入指定地点。

20日午夜0点20分，总指挥命令炮兵炮击城东门外的日本守备队，总攻击正式开始了。

第五军在炮火掩护下，首先攻破西城，一部分战士包围了伪二十七混成旅司令部，一部分战士直奔日本守备队驻地。

第八军攻入城内北大街，封锁敌人西北炮台，进攻伪银行、县公署和监狱。

第三、四军占领城东倭肯河岸，阻击日本守备队。

第九军攻打南门敌人的南大营。

激战延续近6个小时，攻城部队占领了城内大部分区域。但是，此时敌外围援军也已出动了，城内部分地区敌人已对我形成反包围态势。

久攻不利。次日里，各攻城部队开始撤出。

当攻城部队撤出后，第五、第八军打援部队，在新卡伦附近设伏，击毙自双河镇来的敌援军220余名。

攻袭依兰战斗，最后并没有达到完全攻占县城的目的。但是，此次攻城打援，击毙日伪军近300人，获取许多武器、弹药，破坏了日伪城内许多设施，释放了狱内爱国“囚犯”，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，都沉重地打击了敌人，显示了抗联团结一致、联合作战的威力。

抗联第六军还发起了夜袭汤原的战斗。

汤原县是伪三江省的统治中心。但是，几年来由于这里游击战争活跃，群众抗日情绪高涨，不仅大片乡村被抗日

部队所控制，就是汤原城里和周围敌人据点里，也都有抗联的许多内线。零星的日军或三五个伪军，平时根本不敢走出据点。日寇惊呼：“三江已成了共产乐土！”“汤原的地皮红透了三天！”

1937年5月的一个深夜，汤原县中心县委突然接到一份紧急情报：

日寇要血洗汤原，特从“新京”调来17名日本高级参事官，大批日伪军和枪炮弹药也已运到县城。

这时，六军的大部队已远离汤原，汤原境内只剩下六军参谋长冯治纲所带领的100多人留守团。敌我力量悬殊是不言而喻的。但是，汤原广大民众抗日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，汤源军民决不坐等敌人“血洗”。经过研究，中共汤原县委决定先下手为强，组织军民攻打汤原县城。

消息传出，汤原各乡群众纷纷前来报名参战，游击连、青年肃反队、农民自卫队等各种反日组织都来了。

经过周密安排，5月17日，冯治纲六军留守团和群众武装300余人，从汤原城北9公里出发，逼近县城。

“平——安——无——事！”

18日半夜1时30分，汤原县城四周静悄悄的，只听到城墙上冷漠的更锣声，和更夫一声声拉长的吆喝声。

此时，攻城部队已悄悄地来到了北门外。由于内线接应，一接近城门，门就开了。进了城，在内线的配合下，没放一枪，控制了城中心十字路口敌碉堡，收缴了伪军防守排的枪械。

紧接着，部队兵分三路：一路直奔伪县公署院外的日本守备队；一路冲向伪县公署、伪县长和日本官吏宿舍；一路

去伪监狱和拘留所营救被关押的抗日“囚犯”。

去日本守备队的一路，首先与敌人接上了火。顿时，沉睡的汤原城到处响起了像爆豆一般的枪声。

经过激战，日本守备队士兵被击毙多了，伪县府大院的警察和守卫队被解除了武装。

与此同时，日伪的军火仓库和监狱也被砸开。赶大车、牵毛驴的群众，纷纷装运武器弹药。涌出监狱的“犯人”们，也拿起武器投入了战斗。

.....

敌人原是要血洗汤原的，但自从遭到抗联六军和汤原群众的这场袭击后，一连几个月没有见他们有什么动静。

二道林子战斗，是抗联第七军的一次作战。

1937年春夏，活动在饶河一带的第七军，为了扩大游击区，由李学福、景乐亭率领的第一、第三师、来到同江、富锦一带。6月间，他们驻进离富锦县城仅30多公里的二道林子。

二道林子是当地比较大的村子，村子后面是一条东南——西北走向的漫山岗。漫山岗后面是一望无边的沼泽地。沼泽地里到处是水，水虽不深，水下淤泥却深不可测，不小心陷下去就难以拔出腿来。从这里通往县城仅有的一条公路就从这片沼泽地中间通过。

部队刚刚驻进二道林子，地方党组织就送来了情报：

日伪军900余人，已从县城出发，到这里来“讨伐”。

部队接到情报后，分析了地理条件，马上作了战斗动员，战士们连夜修筑工事，准备与敌人战斗。